

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施正鋒、謝若蘭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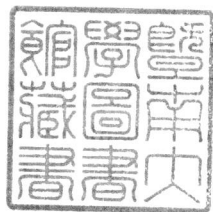


D756.2

20121

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施正鋒、謝若蘭 主編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施正鋒，謝若蘭主編。—
臺北市：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出版：翰蘆圖書
總經銷，2009 [民 98]

面；15×21 公分 （台灣國際研究叢書：9）

ISBN：978-986-82090-8-4（平裝）

1. 民主政治 2. 文集 3. 愛爾蘭

574.41907

98005398

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主 編／施正鋒、謝若蘭

發行人／許世楷

出版者／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地址：(100) 台北市衡陽路 51 號西側 12 樓之 4

電話：02-2313-1155 轉 207

總經銷／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0 重慶南路一段 121 號 5 樓之 11

電話：02-2382-1120

傳真：02-2331-4416

網址：<http://www.hanlu.com.tw/>

出版日期／2009 年 5 月

定 價／300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序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是在 2004 年 5 月 16 日正式立案成立的。其實，當時已經有相關的團體存在，譬如政治學、歐盟研究、國際法、以及客家研究，不過就是沒有「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當時，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有一個學術平台，讓大家有相互切磋學習的機會。之所以會採用「國際研究」 (International Studies)，除了說想要與行內的國際研究學會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接軌，其實，是盼望能擴大研究範疇，不要侷限於傳統的 IR 領域。

經過以幾次籌備、發起會議，學會在新生南路召開成立大會。會員遍佈北、中、南，有公立、也有私立。就年齡層而言，老中青都有。就資深的教授而言，國內外都有，大體是身經百戰、屹立不搖、威武不能屈者；中年的正教授、或是副教授屈指可數，不過，相濡以沫以外，仍然有相當的研究力；最重要的是年輕的助理教授，尤其是剛拿到博士學位者，當然是我們的未來。

這幾年來，我們除了出版《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也固定在 10 月左右召開年會、同時舉辦學術研討會。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的國家包括加拿大、紐西蘭、印度、比利時、以及愛爾蘭；今年，我們計劃探

討北歐的芬蘭。我們的用意很簡單，希望透過研討會來練筆，也就是說，讓助理教授選擇特定的主題，譬如外交、國防、經濟、族群等等，每年寫一篇論文，經過有系統的探究，除了各國的研究，終究可以各自出一本專書。

可惜，這樣的用意未必被領會。我們發現，有些人答應撰稿，不過，到了截稿日期，卻心有旁騖而黃牛。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先順序、或是研究重心，然而，如此輕然承諾的作法，委實不能原諒。要知道，早期，剛拿到學位的學者，在國內，若非有指導老師推薦，要想寫研討會論文，幾乎是門都沒有。現在，卻如此濫用他人的關心，只能說是作賤自己。還好，到最後關頭，我們大致都臨時找得到遞補者，而且是已經不需論文來升等者。

比較令人難過者，是即使在研討會上交稿者，也可以看到應付了事者。如果答應了人家、就應該努力去做，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更何況是做為社會菁英的大學教授。當然，在提出論文的建議之際，可以使用摘要，來表示打算書寫的企圖；然而，到了正式研討會，初稿還是慘不忍睹，儘管再如何聲明「不可引用」，卻仍然掩飾不了學術底子薄弱的窘狀、用心用力不足的醜態。

每回在研討會上，我們除了有評論人，在當時，馬上會初步決定可以放在季刊的論文，並且另外再送審。至於遺珠之憾，我們會另外結集成冊、出版上市（或是上網陳列），讓社會上有更多的人分享，特別是有心人。如果一個社會的人不唸書、瞧不起知識，那大致上是無可救藥了；然而，如果作者連論文

集的稿子都交不出來，就邏輯上的推理而言，除了說記憶不好，就只能說是存心擺爛了。兩者都令人痛心，後者更是讓人覺得欲哭無淚。

在盛夏之際，雖然葉子綠油油，不過，蟲害特別多。唯有辦法是等到冬天，讓樹葉都掉光了，蟲仔自然就會跑掉；再不然，就是不要澆水，床頭金盡，不要說不是正派（integrity）的投機客不敢上門，沒有獻身（commitment）精神的人也會陸續自行消去。日久見人心、路遙知馬力；沒有心理準備跑馬拉松的人，就不要來當同志。So be it！

在日治時代，林獻堂就教梁啟超（1907），後者建議：

中國三十年內絕無能力救援你們，你們何不仿效愛爾蘭人之抗英？

一般的解釋，這是林獻堂為何日後會專注體制內的議會路線、以及愛爾蘭式的自治領（dominion）目標；日後，台灣人的獨立運動落後朝鮮人，應該有其偶然的歷史脈絡。想到吳潛誠教授，我們會覺得汗顏、自己的努力永遠不夠。大家共勉。

航向愛爾蘭——追念吳潛誠

林紫芬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莊副理事長、各位演講者、各位教授、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我很榮幸能獲邀來參加這場學術研討會，並追念我的先生——吳潛誠。我的內心十分激勵，也充滿感謝。

吳潛誠先生生前專研愛爾蘭文學，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研究愛爾蘭詩人 W. B. Yeats 為主題。在專題研究 Yeats 的同時，他發現愛爾蘭建國歷程中曾「遭遇」來自英國統治者的高壓，漠視甚至殘暴和血腥的對待。這和台灣被殖民的處境是很類似的，因為被殖民者與殖民者意識形態的不同，前者的語言、文化在強權的脅迫下毫無尊嚴和自主性可言。但是愛爾蘭人以強烈的本土文化意識建構了自己的國家，以浪漫、壯烈的革命情懷向世人展現了不凡的成就，這不正是嚮往尊嚴民主的福爾摩沙美麗之島上所有子民衷心期盼的嗎？

吳潛誠回台後引介愛爾蘭精神不遺餘力，更在 1999 年 4 月出版了《航向愛爾蘭》一書。此書出版之後獲得不少台灣人的認同，可惜七個月之後，他就然溘然辭世了。

今天非常感謝「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及「台灣民主基金會」能邀請各方學者、教授齊聚於此，再接再厲就愛爾蘭的文化、

語言、教育、經濟、國防、外交、選舉、憲政，甚至國家認同等議題做深入具體的探討，以做我們台灣的借鏡，在紛擾不安的時代裡，這場研討會更顯得意義非凡。

最後我願祝福所有在場關心台灣主體性的學術界朋友們能以完整的論述來引領風騷，帶動台灣人追尋建構「真實」國家的尊嚴與自信。謝謝各位。

愛爾蘭啓示與台灣反思

李敏勇

以一位文學工作者，很榮幸應邀在今天的研討會，擔任開幕主題演講人，配合研討會的主題，我將以〈愛爾蘭啓示與台灣反思〉為軸，談談我的想法。

今天的研討會標示「追念吳潛誠教授」，令人感心。他是我的好朋友，英年早逝，但留下來有關愛爾蘭文藝復興的論述，對台灣有相當的啓發，在此特別感念他。吳潛誠教授的墓碑，有我為他留下的墓誌銘：

「植根美麗島，織傷痕成詩篇。

航向愛爾蘭，化冤錯為甜美。」

刻在黑色花崗石板的墓誌銘，映照著日與夜，有陽光與月光，以及星星的照耀以及探看，把他的人生和台灣以及愛爾蘭連帶起來。在這時刻，更令人懷念吳潛誠教授的榮光。

吳潛誠教授留下來詩的評論，在我的詩集《傾斜的島》中，是〈政治陰影籠罩下的詩之景色〉，他以美國詩人羅勃·布萊的〈躍升進入政治詩〉，為我辯護詩中的政治性，也以愛爾蘭詩人葉慈〈玫瑰樹〉詩中 1916 年東方復活篇裡兩位愛爾蘭志士的討論，為我辯護。

「他們的玫瑰樹（象徵愛爾蘭）已經枯萎了」皮爾斯說。

「叫綠色再現的唯一方法便是加以灌溉」康納利回答。

皮爾斯又說：

「所有的井都枯竭了，哪裡去取水呢？」

康納利回答：

「唯有我們自己紅色的血才可以挽救玫瑰樹。」

愛爾蘭雨水豐潤多翠綠草地，享有「翡翠島」的美譽，以綠色為代表顏色，以流血作為付出生命，來灌溉、救贖國家，叫玫瑰樹再現綠色，它是浪漫而悲壯的革命情懷的極致表現。

吳潛誠教授也以〈擦拭歷史、沖淡醜惡以及第三類選擇〉論我的詩集《心的奏鳴曲》。文中以愛爾蘭詩人薛摩思·黑倪（Seamus Heaney, 1939-）與我的詩相對照、論證。

在台灣戰後獨立化和民主化的運動，也有綠色象徵，具有綠色革命的意味。但是 1895 年被大清帝國割讓給日本；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未能獨立，而迎接國民黨中國，不但倍受戒嚴政治的壓迫，甚至捲入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未結束的鬥爭下殘餘歷史的我們這個國度；正面對 1988~2008 年，20 年來嘗試獨立化未成功的中斷的歷史。為什麼愛爾蘭能從英國的殖民統治中獨立；而台灣卻未能夠成功地建構真實的獨立國家？

從 13 世紀到 20 世紀初期，愛爾蘭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 700 年之久。1922 年，愛爾蘭成為自由邦，設置 26 個郡，不包含北

方 6 郡。1948 年，建立愛爾蘭共和國。留下北愛爾蘭在英聯合王國裡，天主教徒和英國徒統的獨立認同，雖然並未真正解決，但一個獨立的愛爾蘭是確認的，並且已擺脫原來的經濟困頓，發展出經濟的榮景。

愛爾蘭是歐洲僅次於波蘭的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說蓋爾語的原住民和說英語的移入者，在某種意義上，移入者比愛爾蘭原住民更愛爾蘭，成為反抗英國統治和剝奪的捍衛者。歷經 700 年的持續抗爭，才獲得成為自由邦的社會，並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一般都以愛爾蘭的文藝復興，來強調愛爾蘭得以能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的精神指標。換句話說，愛爾蘭獨立運動是文化的建構，或者說以文藝復興作為民族精神的基底的建構——從英格蘭移入的諾曼人，在愛爾蘭感染愛爾蘭本土文化後，進而追尋建構自己的國家。

19 世紀的 40 年代，「少年愛爾蘭運動」發行「民族報」以喚醒愛爾蘭民族精神為目標，標榜「本土氣息」，主張人民不分宗教和黨派共同從祖先傳統挖掘建立新文化根據。並努力以英語創作愛爾蘭文學，反映愛爾蘭的經驗和價值。

19 世紀 40 年代的一位報紙編輯、民族主義革命份子，約翰·歐李瑞（John O'Leary, 1832-1907）和愛爾蘭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在愛爾蘭獨立具有重要的象徵地位。

約翰·歐李瑞，被關、被放逐過，但他在 19 世紀 80 年代，獲得回到愛爾蘭之後，致力於教育，目標是建立民族道德風氣。

「有些事，即使爲了救國也不應該做。」

歐萊瑞認為：

「愛爾蘭要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的獨立，愛爾蘭作家必須提供氣候、製造氛圍，創造一個明顯具有愛爾蘭特徵的民族想像。」

「沒有國家，就沒有偉大的文學；
沒有文學，就沒有偉大的國家。」

葉慈受歐李瑞的影響，成為一位民族主義份子，決心做一個真正的愛爾蘭詩人。

「偉大的詩人所看見的，每一件事物，都與有文學國家生命的關係，經由這一層，又看見它與宇宙的神聖生命的關係。」

「沒有國家，便不可能有偉大的詩，人只能以戴手套的手伸回宇宙——那手套就是他的國家。」

有些朋友也許曾經看過我推介的一部電影《吹動大麥的風》，描述愛爾蘭獲得成立自由邦之際，不同意自治方案的弟弟，繼續武裝抗爭，而由他加入自由邦的哥哥，親自執行槍決的故事。我在那篇文章的最結尾說：

「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應該看看《吹動大麥的風》，
不能只想到選舉，要想想澆淋稻草的雨，那也許是眼淚！」

台灣剛剛經過 2000～2008 的非國民黨統治，如果與經歷 1988

~2000 的非中國人國民黨統治算在一起，視為嘗試獨立化——建構一個與中國不同的國家，應有二十年的歷程。2008 年 520 的政權變遷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無疑是台灣獨立化的挫敗。為什麼戰後的台灣，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沒有充分的覺醒？為什麼美麗島事件再度振興的獨立化、民主化的運動，沒有一種深化穩定性的自我建構？

我在 2006 年出版了一本論集《台灣進行曲》，以「未清算的歷史、未完成的革命」，對兩連任的民進黨政權執政歷程，提出憂慮的觀察與批評，我也在 2007 年出版的《自由啓示錄》，以「信念的探索，願景的追尋」，強調文化的重要。其實，自 1980 年代來與我有關的政治批評，像《崩壞國家》、《迷亂時代》、《悲情島嶼》，和《腐敗國家腐爛社會》，就一直以詩人的另一隻批評的手，描繪我們的國家的政治與社會景況，與我的詩相對望。

台灣的獨立化運動與民主化運動，過分著重實際、附和虛構的外來體制、國家條件，而且具權力功利主義的心態過重。吳潛誠教授在一篇〈從台灣看愛爾蘭：島國的文藝復興〉中有一段話值得深思：

「1980 年代有一位台灣反抗陣營的領導人物到西雅圖訪問，在私下的座談會談到愛爾蘭問題時，這位政治人物不經意地說，如果今天讓愛爾蘭人投票決定國家前途的話，他們可能不贊成獨立，因為獨立對人民來說並沒有實際好處，在政治和經濟上反而壞處較多。」

吳潛誠的接著說：「這位政治人物的說法，只考慮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而沒有考慮到文化因素。」

一直到今天，北愛爾蘭 6 個郡的天主教徒仍希望能脫離英國，併入愛爾蘭共和國。有一長段時間，共和軍的武裝路線甚至採取暴力手段。為什麼？一種無法單獨以政治和經濟因素解釋的「民族情感」以及「民族意識」使然。

台灣的獨立化運動和民主化運動，之所以不能成功，我認為就是缺乏以台灣為主體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許多反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像吳潛誠所提到的那位，曾經在 1980 年代那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訪問西雅圖——只重政治、經濟，不重視文化。只顯示出權力功利主義和崇拜，或者說迷思——這種心態的文化思維，只是放煙火！

台灣的特殊歷史構造，走過荷蘭統治時代、大清收編統治、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中國統治，形成被殖民症候。共同體意識尚未形成，包括命運共同體或自由人共同體都一樣。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重身體，輕心靈的現象，充斥在我們的社會。

反映自我認同的情感上，不要說缺乏愛爾蘭文學文藝復興那種動人的力量，在殖民體制主導的教育和像那條件下，台灣人認識、閱讀的作家，不是台灣的作家，而是在台灣的中國作家，一種虛假的中國氛圍，或逃避當地、當代的虛假氛圍，可以說台灣只有身體，沒有心靈！

當代愛爾蘭是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檢視經濟的課題，也是一個脫離貧瘠的充裕國家，甚至比曾經殖民的英國更為亮

麗。反觀台灣，仍然沒有從被殖民症候脫離出來，屈服於殖民體制的虛構國家條件下，甚至另一個「被出賣的台灣」的時代的等待在眼前。

以一個文學工作者，從愛爾蘭的啓示到台灣的反思，浮現在我的腦海的是自己或多或少參與了台灣政治的改革運動的自己的行跡。美國的獨立革命，瑞士的中立化小國、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這兩個衝突的中東國家和準國家，甚至北歐幾個小國，都在台灣的政治運動中被廣為宣揚。但愛爾蘭的獨立也許是最值得被觀望的。如果台灣的獨立運動也是一種「綠色革命」，我們更應該從愛爾蘭啓示中反思台灣。

或多或少，我也只是一個長時間介入政治，參與了台灣獨立化和民主化的文學工作者。面對著一些所謂「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國家」和「台灣已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權宜政治論見，我要以一首我的詩《國家》作為結尾，請共同反思台灣的課題。

我的國家

只隱藏在我心裏

沒有鐵絲網

沒有警戒兵

用樹葉編成的旗幟

飄揚在風中

樹身就是旗桿

遍佈島嶼的土地

有鳥的歌唱在樹林裏
隨著風的節拍回應自然的呼吸
願天祐台灣，並祝福大家！

目次

1	愛爾蘭的文化意象與主體意識 ——兼論愛爾蘭文化・產業.....	范盛保	1
2	愛爾蘭「單一選票讓渡」的選舉制度...	李憲榮	25
3	愛爾蘭面對英國強鄰的生存與發展之道	郭秋慶	47
4	愛爾蘭國防武力與軍事外交.....	吳東林	73
5	愛爾蘭前學習認證制度之評析.....	胡茹萍	109
6	愛爾蘭成長模式？.....	林健次	135
7	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 ——以愛爾蘭語言復振為例	張學謙	161
8	愛爾蘭的族群政治.....	謝國斌	193
9	愛爾蘭的國家認同.....	紀舜傑	221
10	北愛爾蘭的和平.....	施正鋒	245